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人 著

叁拾肆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五十四

奇门异士系列

天下篇

人物介绍

范离憎：绝世战魔范书之子，以武帝所遗留的“远离憎恨”之词所命名的少年，因资质天生，被四十年前的绝世剑客幽求所看中，为收他为徒，竟手刃“其母”，使其心怀憎恨，然而他虽为绝世剑才，却因其父在江湖中的恶名，为他的一生定下了不可磨灭的……

牧野栖：被视为江湖神话的一代高手牧野静风之子，自幼因家遭突变，被轩辕神族所遗留的四大武脉之一的“天儒”一脉收为弟子，因其亲眼目睹家中变故，故此在心底产生憎恨世界之念，同时又因身怀战族血脉，而使他变得正邪无常。

白辰：江南白家被灭族后，仅存于世的幼子，寄身于以战闻名的风官之中，为报家仇，自幼装疯卖傻，后因绝世奇缘，创下了流传千古的丐帮基业，被世人称为一代丐祖。

幽求：一个四十年前曾将“洛阳剑会”数百剑客屠于一刹之间的绝世剑客，同时也因他天生所具的绝世战意，在风官动乱时竟被其父毁去十指，让其终身不能习剑，然而其却剑意不灭，竟在数十年后身怀天地间独一无二的“无指剑法”与“以腿御剑”出现江湖。

天师和尚：世外奇人，悟天之徒，因杀孽奇重，被其师逐出师门，从此游荡江湖，视天下能者为师，为返师门，以渡恶行慈为生。

牧野静风：一位曾轰动江湖的少年，却因天生战族血脉，竟被卷入风官的争位之中，在风官二老的“寒炎归一”一击之下，因娇妻惨死，悲痛之下，启动“逆天大法”而导致天地间浊气入体，牵动血液中隐藏的绝世战意，神智不清，神魔难分，成为了一代旷古战魔。

血火老怪：风官之仆，其人忠心耿耿，身怀“血火三昧”武学，霸道绝伦，为寻找风官的正统血脉，数十年间踏遍天下间三山五岳，也是导致牧野静风再踏足江湖之人。

卜瞎子：数百年前天下四刀中的圣刀一脉传人，其卜算法、阴阳八卦之能已达到宗师境界，故江湖人称“万无一失”。

麻 嫂：原名水红袖，为抚养范书之子成才，自毁其容，隐藏于山间小镇，在牧野静风与绝世剑客幽求之战时，因心中所爱，为救牧野静风竟以身化剑，使出了范书所遗留的霸天剑式，死于幽求剑下。

寒 掠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在数十年前风官内乱之时，归隐江湖，牧野静风的杀妻仇人。

炎 越：风官四老之一，寒掠的同门师兄，与寒掠共创的“寒炎归一”武学可谓天下无敌。

禹 诗：风官四老之首，其人智慧无穷，阴险狡诈，其排下“五星逆行，万心归魔”之法，将牧野静风体内的战族血液复苏。

天 儒：一个统领黑白两道无数高手的隐世奇人，其所统治十里长街“黑白道”，被天下正邪两道人物视为“死亡之境”。

悟 天：一位终身观察星象变化的旷世高手，为救世间之乱，重现江湖，将范离憎带入无天剑道之人。

屈小雨：一位貌似牧野静风之妻的女子，在“笛风客栈”之时巧用“死亡大道”所遗留各大杀手的异能，救出了牧野静风之子。

王世隐：青城派的现任掌门，因被幽求挟迫进入“试剑林”，作为范离憎的试剑之人，而惨遭断臂之灾，从而怀恨于心。

戴无谓：一位绝世隐者，师门不明，武学不明，却在与幽求决战之时使出了与一代武帝祖诰的“空寂大法”相似的旷古绝学，从此名震天下。

痴愚禅师：武林七圣之一的“苦心大师”师侄，当代少林掌门，因风官复出，被天下群雄推举为“正盟”盟主。

第一章 破傲剑法

正自都陵踌躇间，忽闻衣袂掠空之声响起，一个人影自桑树林那边疾射而至，飘然落于场中，正是“足剑”！

都陵见“足剑”现身，立知其用意：她定是不愿让自己进退两难，方主动现身。一时间心中又惊又喜又忧，目光却不与“足剑”对视，以免引起禹诗的怀疑。

都陵对禹诗太了解了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禹诗比牧野静风更让他有压力。

禹诗一怔之下，倏而狂笑：“原来是处处与我风官为敌的‘足剑’！阁下杀害风官弟子已有数十人，今日竟主动现身，实是让老夫佩服至极！”

“足剑”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来此是想与你做一笔交易。”她的声音已有些变化，在场之人并不能听出是女子的声音。

禹诗脸色一沉，道：“老夫与你有何交易可

谈？”

“足剑”伸手指了指幽求，道：“我可让他将你们一直想得到的骨笛交给你们，如果你们还不满意，我还可废去他的武功，只要你们不取他的性命即可！”

都陵诸人皆是心中一震，只是众人心中所思却不尽相同。

禹诗沉声道：“阁下知道的东西倒不少，竟然对骨笛之事也略知一二！”

“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你的敌人。而我，无疑是风官的敌人，所以你也不必太过惊讶。”

“说得好！可是老夫却没有与你做这笔交易的理由，因为我要得到的不仅仅是骨笛，也不想废他的武功，而是取其性命！无需他人相助，我们能轻易做到这一点，即使阁下要强加阻拦，也是于事无补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又何必与你商议？”

“足剑”斜跨一步，道：“看来，你我之间的确无话可谈，那就只有各凭本事了。”

幽求虽受伤极重，难以站立，但他的思绪却仍是清晰的，多少年来，除了容樱以外，几乎每一个与他

相见的武林中人，都要取他性命，包括他亲自传授“破傲剑法”的范离憎，亦无时无刻不在仇恨他，更欲杀他报仇，没想到今日却有两人同时要保全他的性命。

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命运由别人来主宰！

他体内的毒素在刚才施展出那惊世骇俗的一式“错剑式”时，已随招而散，但他已流了太多的血。

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，幽求的腰杆挺得更直了，他以沉缓而略显笨拙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向禹诗，声音嘶哑地道：“你——出招吧！”

此言无异于拒绝了“足剑”保全他性命的用意，他要如千锤百炼的剑一样，宁可在战斗中破碎，也不愿被委屈求全地悬于高堂之上作观赏之用。

此时与禹诗之战，他是绝无一丝一毫胜算的。

禹诗的瞳孔骤然收缩。

惟有他自己知道，其实他的真正用意，并非取幽求的性命！牧野静风能想到的，他一样想到了，如今的幽求，对风官白流而言，是一个不可轻易除去的人。

可惜，幽求不明白这一点。

即使明白，他亦不会退缩。

就在禹诗略一犹豫间，“足剑”已蓦然出手！

她所攻击的正是幽求！

但她此时所用的却不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“足剑”，而是手！

出手快疾如电，直取幽求身后。

幽求不曾料到最先出手的反而是“足剑”，一惊之下，“足剑”已闪电欺进。

幽求伤势太重，真力几乎损耗殆尽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根本无法及时做出反击，被“足剑”一击而中。

但“足剑”并未对他施以杀手，她只是以最快的手法将他身后几处重穴封住，幽求立时全身动弹不得。

这对幽求而言，无疑是奇耻大辱！但此时他既无法动弹，亦不能开口说话，一切愤怒只能郁积于心中！

“足剑”迅速自幽求右脚外侧摸出一物，持在手中。

赫然是风宫玄、白两流极欲想得到的骨笛！骨笛通体发出幽幽暗光，握在手中，顿觉有股微微凉意，直透掌心。

禹诗神色倏变，眼中有骇然杀机涌现！

他沉喝一声：“妄夺风官圣物者，惟有一死！”

喝声甫出，他身形倏然暴起，以快不可言的速度，径取“足剑”！

双掌一出，劲气如啸，惊心动魄，仿若可以吞噬世间一切，声势着实骇人。

都陵心中一紧，下意识地斜跨一步。

在极短的一刹那，禹诗已掠过数丈空间，掌劲破空，直削“足剑”咽喉。

“足剑”身形略闪，手中骨笛已在第一时间划空而出，封挡禹诗的招式之前，同时左腿自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划出一道惊人的弧线，拦腰扫向禹诗。

禹诗岂敢重击风官圣物骨笛？立时强行撤招——进退由心！本是一往无回之招，竟可在间不容发之时蓦然而止，同一时间，脚下微错，身躯倏然仰倒，如同一张拉得极满的弓，凌厉掌势已自另一角度及时封挡“足剑”右腿攻出的方位！

就在双方即将接实的一刹间，禹诗倏觉对方劲腿所过之处，竟犹如利刃破空，立时想到“足剑”之所指，心中一凛，凭借其绝世内力，脚下已凭空生出一股力道，身躯蓦然如轻烟般反向飘出，身在空中，脱口道：“好一柄可怕的‘足剑’！”

身形凌空暴旋，无形罡烈气劲狂溢而出，秦月夜、都陵立觉压力大增，仿若天地间的空气已稀淡了许多，让人呼吸维艰。

而身在这股气旋之中的“足剑”，更是切肤感觉到对方强悍无匹的气劲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她不敢怠慢，立时将功力提到九成，身形倏然如怒矢般射出，破空而起，一声沉哼，左腿以力劈苍穹之势，横空劲扫，划空而过时其声如破帛，好不骇人！

双方以极快的速度倏然相接。

两股惊人力道凌空接实时，竟发出犹如金铁交鸣般的撞击声。

暴响声中，只听得禹诗、“足剑”齐齐沉哼一声，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倒跌出去。

禹诗所跌飞的方向正是都陵这边！

都陵赫然发现禹诗的一角衣袍已被割裂，在劲风中飘飞。

难道一拼之下，禹诗竟落了下风？

正当都陵心忖间，“足剑”在身軀即将落地的一瞬间，左腿疾速抢先踏出，一声爆响，她的左足竟如一柄利剑般深插地下达半尺，身形立止。

禹诗亦在同一时间落地，落地时犹自向后踉跄退出一歩。

都陵忽然心中一动：禹诗绝不会如此轻易受挫，他的武功在风官四老中首屈一指，那么此时他极可能是有意借机接近幽求，趁机抢在“足剑”出手拦阻之前先杀了幽求！

此念方起，便见禹诗的双足甫一着地时，随即身形微晃，已如鬼魅过空，径取幽求！此时他的身手已比方才更为快捷，更没有丝毫受伤的迹象。

果不出都陵所料。

此时“足剑”已不可能拦截禹诗，而秦月夜更是正中下怀。

都陵暗一咬牙，亦随之而起，斜向拦于禹诗身前，急切地道：“禹老，宫主已有密令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禹诗右掌突然暴削而出，向都陵出其不意攻去！

如此惊变，大出都陵意料之外，猝不及防之下，他已无从回避，惟有以右臂硬挡——但他的左手却未去拔腰间的剑！

禹诗掌势犹如鬼魅，以神鬼莫测之势，与都陵的右臂一接即收，在此同时，他的右腿已以千钧之力重

重扫向都陵胸前。

一击而中！

都陵狂喷一口热血，倒跌而出。

一切变故仅在电闪石火的一瞬间。

都陵落地之时，接连退出数步，又吐了一口热血，方才立稳身形。

“足剑”已在第一时间抢身而至。

场中静寂如死！

秦月夜、幽求皆是惊愕莫名。

禹诗倏然冷笑道：“没想到都统领果然是传说已久的‘手刀足剑’中的‘手刀’！众所皆知都统领一向以左手剑法见长，却不知都统领的右手比左手更可怕！”

都陵心中倏然急沉，口中却道：“我不明白禹老的……意思，我只知道禹老……禹老似乎对我忌恨已久……”

禹诗森然道：“这出戏该收场了。你看似对风官白流忠心不二，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专与风官作对的‘手刀’，看来你的演技相当成功，居然使风官上上下下皆被你所蒙骗了。”

顿了顿，他又接着道：“白辰被逐出风官，炎老

一连派出数拨人马，却无法将其毙杀，因为有‘足剑’救其性命，但事情却又远不是如此简单。那是一个极为周详的计划，包括官主夫人插手此事，厨子刘明广竟与‘足剑’有所瓜葛，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风官中潜伏着一股力量！为首之人，应当在风官中地位甚高，否则不可能如此周密而有效地针对风官行动做出布署！”

都陵道：“风官四老地位比我更……高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你已不必隐瞒，方才我击中你的右臂时，已感觉到那绝非血肉之躯，而‘足剑’又对你如此关切，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你就是与‘足剑’并称的‘手刀’！”

都陵还待再说什么，“足剑”已走至他的身边，温柔地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并非只有一种方式解决此事。”

这一次，她已恢复了女性的声音，乍闻此声，秦月夜、幽求、禹诗皆愕然失色。

谁会想到冷酷无情的“足剑”会是一个女子？虽然未能见其面，但由其声亦不难想象她的容貌定然甚为美丽。

都陵与她心灵相通，立时明白其意，他缓缓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这一次，只能怨他没有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！”

“足剑”柔声道：“你……伤得重不重？”

都陵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伤亡的人，因为我们的心都已死过……死过一次！”

“不错，我们的心，都已死过一次！”

“足剑”与都陵并肩而立，无论谁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默契与和谐。

他们的举止，无疑已证实了禹诗的猜测。

而秦月夜、幽求对眼前发生的一幕，却是百思不得其解了。

都陵、“足剑”、禹诗都未再开口，但从双方的眼神中，已能清楚地看出，他们之间的一战，已不可避免。

禹诗右手为掌，缓缓竖于胸前，神色凝重至极。

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流自他周身弥漫开来，而且越来越强。

他的长发无风自扬。

地上的落叶、尘埃、碎石被气劲所激，纷纷激扬飞舞，并自四面八方向禹诗汇聚过来，落叶尘埃越聚

越多，禹诗的身形渐渐变得模糊不清。很快，落叶、尘埃汇聚如同一根巨大的黑柱，在半空中飞旋，蔚为壮观。

秦月夜暗自纳闷。

倏闻禹诗一声冷喝，右掌高擎虚握。

无形浩然真力自右臂汹涌而出。

无数落叶、尘埃竟为其气劲所牵扯，向他右掌疾飞而至。

极短的刹那间，落叶、尘埃与碎石落在他手中聚集如一柄黑色的剑！

秦月夜目瞪口呆。

都陵失声惊呼：“虚魔罡气，化物成真！”

不错，这正是禹诗以其绝世神功“虚魔罡气”聚物而化的“虚魔剑”！

此时，这柄似虚似实的剑已完全具备了剑的形体，禹诗高擎诡异至极的“虚魔剑”，杀气大炽。

幽求目睹此景，顿觉心中剑意奔腾，兴奋之情莫可名状，体内真力亦由此而加速对各处被封穴道的冲击。

禹诗在风官四老中无论武功、心智都远在其他三人之上，地位更显超然，加上他心计如海，自风官分